

阳春白雪又一年

□刘国欣



突出——这样的容貌，居然折梅枝？瞬间，我佩服起此人的雅趣，懊悔喊出那样的话，只觉得扫了人家的兴致，瞬间赧然低头，悄悄错开步伐，让那摘花人往前走入人群。

爬完山走到停车场，已是饥肠辘辘，开车前往山脚下不远处一个这些年打造得很成功的民俗村吃饭。这个民俗村名叫袁家村，省城很多地方有这样的牌子，卖的基本都是关中美食。我吃过很多地方的“袁家村”牌子的美食，但到达原地，还是第一次。袁家村作为近年商家打造成功的关中民俗村，好几条步行街都挤满了人。

袁家村有好几条街，我因其功能的特别性记住了两条街：小吃街和酒吧街。顾名思

义，这两条街有很多小吃和酒吧。当然，还有一些民宿店和咖啡馆。还有一条街名叫烟霞街，因其名美好，所以记住了，但我根本不了解这条街的功能。昭陵博物馆在附近的烟霞镇，离袁家村不远，走路也就半小时。我们在袁家村吃饭的时候，又遇到几个老家县城的人，稍微坐着喝了一会儿茶。结果，等到走到昭陵博物馆的时候，正遇到门卫关门。

返程时正逢日落，车子离开烟霞镇，经过一座桥，落日如一颗红果落在地平线上，仿佛一个巨大的句号，为此日的圆满做一个总结。我看着荒野的晚霞，回不了神。很久没看到这样的晚霞和落日了，在城里生活的我，看不到这样平铺在

地平线上无遮无拦的晚霞和落日。虽然，我住在城市的高楼上，只要是晴天，每日里也能迎接晚霞与目送落日。但是，钢筋水泥的高楼，总会把视野尽头的晚霞切割为许多片，终究凑不出荒原上的这种完整感。朋友开着车，我拉下玻璃窗，望着夕阳一点点往下沉，看着粉红的霞光转为浅红，再转为橘黄，最后和暮云合璧，只觉得很享受。车子驶进夜色，绯红色的霞光仍隐隐有一缕铺在遥远的地平线，像一种独特的赠予，再一次让我感觉到此行不虚。

值得记取的还有一事，朋友开的这辆车，大前年的夏天，我曾经开着不慎坠下悬崖，幸好人没事。当时，朋友就坐在副驾驶位。而现在，我和朋友再次开着这辆车，行过这片承载周秦汉唐文明的土地，心里有诸多感慨。想起那年命悬一线的车祸，只觉得活着的所有时光都要珍惜。

而今，正月初七，西安城大雪纷飞，恍然若梦。明明初四去往城外爬礼泉县的九峻山时还是一片晴朗，气温已升到二十度，爬山者皆脱了外套攀登，以为是春天。迎春花一路绽放；山中昭陵的梅花，也已初绽。天气预报里有雪，但因天气日渐暖和，人们想着下雪应该在山中而不在城中。昨夜里，零星下了点雨，空气里都是泥腥气。总以为逢着下雪要再等三季。想不到，上午时分，雪花簌簌从天上落，人在室内，隔着雪帘看世界，不知今夕是何夕。

天气预报，隔日又是小阳春，而雪已经是春雪，明知落下来积不了多久，但因着突然在温度高的日子里下了一场雪，人的心就雀跃。想起九峻山，如在梦中，隔着一场雪，那一天变得如此遥远，令人怀念。

难忘的“汤圆”

□马卫

川西过年的风俗是，客人如果住宿，第二天的早餐一定是吃汤圆。因为他们垫床的草是茅草，硌背，我睡不好，很早就醒了。约九点钟，老表叫吃早饭，桌上摆的汤圆，是黑黄混色，我看半天也不明白是啥做的，父亲说这是油麦汤圆，很香的。果然，我吃了一个，确实香，但和酒米做的汤圆相比，口感粗糙些。老表说，他们这里没有田，不产酒米和大米，所以做不了酒米汤圆。

饭后，老表拿出一只灰扑扑的木箱子，边角被老鼠啃过，打开发现里面全是书，纸已泛黄。我喜不自禁，选了杨国荣著的《中国思想史》，还有范文澜著的《中国通史》，书是竖排，繁体字。这书我一直没还，几十年后我还带在身边，放在我的书房里。后来，老表到我家，我说还书，他说不用还，他家没人读书了。那顿油麦汤圆，令我记忆深

刻。那几本发黄的书，也让我记住了杨国荣和范文澜两位名家。老表虽然是一介农夫，但读了不少书，是农村被称为书呆子的人。学艺不行，种地也不行，因此家庭经营得也不太好。

老表名叫任年生，这名字好记。可惜了姑父留下的那箱书，不知老表还保存着没有？

1980年春节，我到岩丰沟外婆家走人户。那里大山的西面，就是汶川。外婆外公早去世了，唯有的亲人是二舅母。二舅舅我见过，来我家时，肺病严重，抽烟吐痰，一身难闻，20世纪70年代初就过世了。

二舅母非常喜欢我，还有个小小老表，约大我三岁，陪我玩。在外婆家，我第一次吃到了用糯玉米做的汤圆。面粉呈淡黄色，做的汤圆比酒米做的略粗糙些，不那么软绵，也不太糯。这也没办法，岩丰沟常年气

温十来度，不产水稻。那时集体生产，经济收入差，也没钱买米，只能有啥吃啥，没有挑选的余地。

我也就吃过这一次糯玉米汤圆，口感还不错。多年以后，大健康观念流行，我发现超市里居然有糯玉米炒面卖，买了点回家试着吃，再没有童年时吃糯玉米汤圆的香味。

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年，我再去看外婆家，二舅母早就下山了，住在南坝子有么老表家，只有大老表还住在山上。大老表已经70岁了，一见到我，老泪纵横。他说我是唯一一个大地震后到山上看他的亲戚。

激动的大老表问我——你想吃啥？

我说那个糯玉米做的汤圆，还有不？

大老表笑了，他说现在没人种糯玉米了，产量低，现在酒米多的是，哪个还吃那东西，当年穷，是没办法才吃糯玉米汤圆。

虽然现在天天都可以吃汤圆，但是用油麦和糯玉米做的“怪”汤圆，喷香中充满苦涩和无奈，一直让我回味无穷。

那一天去往九峻山，仿佛是从春天偷取了其中一天提前度过。

九峻山下有河，一座帝陵依山靠河。我是与老家研究文史的朋友一起去爬九峻山的，他从老家开车来，约我，就有了这次像是窃取春天一天的出游。去时是为踏春，虽然时值正月初，但气温明显是早春，想着山桃花应该是开了，就想爬山去看看。

我居西安城之南郊，进南山，灌木丛生。而从南郊穿过西安城往西北走，过渭河大桥，再过泾河大桥，进入礼泉境内，则进入了黄土高原的南缘，地面植被明显比城内和南郊稀疏，草稀树少，从远处看山，光秃秃的，和南郊望远看到的郁郁葱葱的秦岭山脉完全不同。

九峻山并不是很高。车子开到半山腰，看到山顶有人，我们穿过虚设的拉着绳索的栅栏，沿着山间小径往上爬。山路是野的，不是那种水泥或砖块修筑的路，而是靠双脚踏出来的路。一路虽然也有矮灌木，但非常稀疏，因此可以看见山坡上几条小径走着的人。经历了一个冬天的蛰伏，很多人应该如我，数九天基本在室内旅行，逢着这不热不冷的天，太阳正好，很多人雀跃地乱喊，我也跟着喊。人在荒野里，吃饱喝足爬着山，心是暖的。正月，一年这样起头，只觉得仿佛得了大自然的奖赏。

下山时，坡很陡，有时不得不四肢并用，却是开心的。下到半山标有“唐昭陵遗址公园”的建筑处，我看到有人摘待开未开的梅花，想到这是李世民的墓地，就不由喊出：“不要摘人家墓头的梅花。”待我加速几步，走到摘花人跟前，才发现分明是个中年偏老的男子，头发也如黄土高原的植被一样稀疏，但看起来营养过剩，肚腩

我吃过两种不是糯米（我家黑水凶叫作酒米）做的汤圆，至今难忘。

那年，我14岁，读初一，大年初五，我到六顶山去看望老表，他是我大姑的儿子。六顶山位于汶川、灌县、崇州的交界处，很偏远，我从来没去过他家，甚至没见过他长得啥样子。听父亲说，老表的爸爸，就是我的大姑父，读过私塾，当过教书先生，到他家能借到书看。听说有书看，再远的路我也不怕。

路真的遥远，从早上走到下午三点钟才到达，中午在另一个亲戚家吃的饭。到了老表家，几间茅草屋，房子很矮，黑黢黢的，白天也没有光亮。老表有两个女儿，大的七八岁，小的三四岁，两个小女孩都不敢说话，对陌生人很害怕，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，直到父亲拿出带的粑粑分给她们，她们才躲到一边猛吃起来，看来她们平时几乎没吃过啥零食。

老表倾其所有招待我们，但老表嫂的厨艺太差，只记得晚饭吃的羊肉。因为六顶山地处高寒，海拔1700多米，不喂猪，只喂羊。